



2月17日,东亚四强赛在重庆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开赛,众多记者冒雨拍摄比赛。 新华社记者 刘潺 摄

弄他!弄到重庆人敏感神经。本刊特约评论员王彬彬认为:“如果重庆人民认为张晓舟的短文对重庆构成了伤害,那么我想说,重庆人民在这篇千字短文面前表现出的慌乱、狂暴,对重庆构成了更大的伤害。”

看重庆 念中国

□本刊特约评论员 王彬彬

张晓舟的那篇千字短文《弄他!弄他!》,竟有四两拨千斤之效,惹得山城重庆群情激愤。刊登这篇文章的《南方都市报》,已应“重庆人民”的要求,正式向“重庆”道歉。但这道歉似乎并未完全平息重庆人民的愤怒,至少互联网上,对张晓舟的谩骂仍在继续。读张晓舟的短文,看重庆人的长怒,我不由得想到《聊斋志异》中的那则《戏缢》。这则故事,说的是一个轻薄无赖的男子,一日偶游村外,远远地看见一少妇骑马而来。该男子便对同游者说:“我能令其一笑。”众人不信,该男子便与众人打赌,若果令少妇一笑,众人请他喝酒;若不能令少妇一笑,他请众人喝酒。与众人约定完毕,该男子遂狂奔至马前,连声高喊:“我要死!”边喊边从墙头将一根高粱秆抽出尺许,解下衣带挂上去,伸长脖子作上吊状。在高粱秆上吊颈,当然好笑。少妇果然对这搞笑之举付之一晒。少妇走远了,这男子该束上衣带讨酒喝了吧,然而,他却以上吊的姿态一动不动,众人不免笑他见好不收。但走近一看,他却“舌出目瞑”,真的吊死了。蒲松龄感慨地说:“梁干自经,不亦奇哉?是可以为儆薄者戒。”蒲松龄写这则故事,

目的是对世间儆薄者进行儆戒:儆薄足以杀身。实际上,古往今来,因言行的儆薄而招致奇祸者,并不少见。而张晓舟的短文之所以惹来这么大的麻烦,也实在因为其为文之挑薄。这也并不是个别现象。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一种“油滑文体”大行其道。在娱乐界,在体育评论中,在文坛上,这种“油滑文体”都不难见到。一些人,已习惯了以油腔滑调谈论一切问题。不管这问题本身多么严肃,他也敢像谈论短裤胸罩一样地谈论它;不管这问题本身多么重大,他也敢像评说邻居的发型似的评说它。将肉麻当有趣,将无聊当机智,还自以为在幽默。此种文风的兴盛,与王朔的横空出世,应该颇有些关系。话又说回来。我虽对张晓舟文风无反感,却并不反对其所有观点,而他文章中对足球看客的那种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批评,尤其令我欣赏。体育的极度政治化,已意味着体育的异化。每当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赛事在中国举行,就成了一些人表现和发泄他们心中所谓的民族主义情绪的良机。如果那对手是日本,就更成为令警方十分头疼、如临大敌的事情,需

派出大量警力,以避免闹出“外交风波”。网上有人骂张晓舟为“卖国贼”。其实,区区一个体育记者,哪有能力卖国。倒是那些一心要在赛场上闹事者,实实在在地在祸国殃民。他们动辄让政府和警方付出大量人力物力,严重损害了“泱泱大国”在国际上的形象。不仅重庆有这类人,哪个省市都有。也不仅只在体育赛场上活跃着这类人,许多场合都有他们的身影。几年前,南京一家餐馆里,一位正就餐的外国人被几位勇士扭送派出所,原因是这外国人的T恤衫上写着数条对中国人的告诫,诸如“不要向外国人打听收人情况”、“不要对外国人说晚上没地方睡觉”、“不要对外国人与中国人不同收费”等等。就是这些告诫,激怒了那几个勇士,以为是对中国人民的极大侮辱,非要这外国人道歉不可。至于那告诫是否有理,则似乎根本不是问题。类似的“近乎无事的悲剧”,这些年在许多地方都发生过。有这样一类人,他们在公共汽车上看见小偷把手伸进别人的口袋,会把眼睛移开;他们看见流氓强暴妇女会双脚踏油,溜之乎大吉;他们在河边看见小孩落水,会袖起手

来,作壁上观……然而,如有外国人在中国的言行令他们感到了“不敬”,甚至仅仅因为外国运动员在体育赛场上赢了中国的运动员,他们就目眦尽裂,摩拳擦掌。——每当这种时候,他们就表现得特别勇敢。还是回到重庆吧。我以为,即便张晓舟那篇短文有些轻薄,即便张晓舟短文的观点全是错误,重庆也实在不必如此“是可忍,孰不可忍”地激愤。须知重庆是“山城”啊,理应有山的沉稳和厚实。如果重庆人民认为张晓舟的短文对重庆构成了伤害,那么我想说:重庆人民在这篇千字短文面前表现出的慌乱、狂暴,对重庆构成了更大的伤害。最后,愿张晓舟们以后为文少一点轻佻,愿包括重庆人民在内的中国人民在心态上多一点健康、理性和大度,愿“泱泱大国”日见其泱泱。王彬彬: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著有《文坛三户》、《风高放火与振翅洒水》、《为批评正名》、《往事何堪哀》、《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

南都道歉

本报2月22日A24版刊发的体育评论《弄他!弄他!》一文,对重庆及重庆个别单位进行了不恰当的调侃式评论,对重庆城市形象及市民形象造成伤害。特向重庆市民、所涉单位及本报读者郑重道歉。(摘自《南方都市报》)

张晓舟回应

据说很多重庆人看了不爽,所以贴出来让大家一起来不爽一下吧。至于有记者就这篇文章想要采访我,我看就不必了吧。(摘自张晓舟新浪博客)

新闻链接

重庆



重庆位于我国西南,面积82,403平方公里,人口3144.23万人,是我国目前行政辖区最大、人口最多、管理行政单元最多的特大城市。1997年3月14日,重庆正式成为中国第四个、西部地区唯一的直辖市。重庆是中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具有3000多年的悠久历史。

张晓舟



乐评人、演出策划人、体育评论员,现供职于《南方都市报》。

当地媒体“声讨” 张晓舟的“三大无知”

2月25日,重庆22家网站联合声讨张晓舟和《南方都市报》,网站成为“战场”。2月26日《重庆晨报》记者综合网友们观点,指出了张晓舟的“三大无知”。

【艺术无知】

恶搞四座雕塑为肌肉男

在张晓舟的文中,把矗立在石板坡长江大桥两旁的艺术雕像,恶搞成是米开朗基罗的肌肉男。记者从四川美术学院了解到,这四座雕像分别代表了“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大桥通车后,雕像就一直陪伴着长江大桥。川美一教授称张晓舟的言论“是对艺术的无知”。这位教授说,这四座雕塑的创作时间,正是“文革”结束不久,当时,社会风气尚未开化,敢于把半裸的艺术雕塑立于城市繁华大道,需要“敢为天下先”的巨大勇气和魄力。“正是这一大胆的艺术创新精神,此组雕塑获得了全国城雕最佳奖。”

“张晓舟连城市的艺术历史都没搞懂,竟然还将自己浅薄的文章,刊发到媒体上,太可笑了!”这

位教授愤愤不平地说。

【历史无知】

求精中学竟成男性图腾

张晓舟的文中,恶俗地把“求精中学”与男性生殖健康扯上关系。文中这样叙述,“如果你长大了不想去男性生殖健康医院,最好先来报考这个中学。求精中学,俨然成了本城地标男性图腾。”一位网友对此批评称,稍有文学常识的人都知道,“求精”一词,取自“精益求精”。而求精中学是重庆历史悠久的著名中学,1891年由美国基督教会会在重庆成立,1998年改名为“求精中学”,学校名字的含义是“百年树人,精益求精”。

【道德无知】

丧失理智谩骂一座城市

网友“大水牛”留言称,张晓舟“使用了大量近乎变态的暗喻,对重庆人民、重庆历史和重庆文化,甚至这座城市的‘性别角色’进行恶毒谩骂,是极不负责的表现,玷污了作为一名严肃记者的价值观和道德立场”!

激情过后 重庆媒体回归冷静反思

随着事态的发展,这包括“南都”的道歉,也包括重庆以外的“局外人”的观点的影响,重庆人(重庆媒体、重庆网友)由一开始的激情声讨,逐渐步入理性的思考,甚至冷静反思。2月29日的三篇文章很巧合地让理性归了位。

重庆有自己独特的地域文化,重庆人也以自己的精神文化安身立命,为此,无比爱惜这样的城市文化与城市形象,自然就成为所有重庆人无法绕行的选择。同时,强健的城市文化,良好的城市形象,又让我们拥有足够的自信与包容。为此,即便是那个张晓舟,还可以面对他那丑陋罪恶的流氓叙事安之若素,我们重庆人也终会弃之一隅。依偎大山,枕藉两江,我们有坚硬的精神脊梁,我们有健全的人文肌理,可以产生无穷凝聚力、策源力、号召力和提升力,我们会继续顺着重庆精神文化铺设的征程,践行自己的时代使命与责任。(摘自《以足够自信走出张晓舟的流氓叙事》2月29

日《重庆时报》作者 时新)

我们既然不能容忍别人泼过来的脏水,为什么我们自己却脏水四泼?我们听不得别人的污言秽语,为什么我们自己却出口成脏?我们容不得别人对我们城市形象、人文环境指手画脚,为什么我们自己却正干着损坏我们城市形象、人文环境的事呢?够了,重庆人,我们应该拿出争勇斗狠的气质,把改革的方向对准自己,彻底革除残留在我们身上的不良习气,彻底革除我们身边的陈规陋习。(摘自《重庆要以开放的胸怀走向未来》2月29日华龙网 作者 冬阳在心 111)

来自“南都”的内部人士表示:作为老张这样资深的记者,发稿自由度比较大,所以也就一不留神上了版面,如果是新手的话,恐怕就难了,内部论坛也多持批评和质疑的态度,觉得发稿草率了些。最近看一些评论也有披露,我想,这个才是一个比较接近真实的情况。(摘自《对张晓舟恶评重庆事件反思的反思》2月29日华龙网 作者 杜术林)